



湖海樓叢書

一六



保永孫子

雲煙藏書記

戶子尹文

子合刻

嘉慶十有七年八月既

聖蕭山陳氏湖海樓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
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
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近所傳者有
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任本凡三篇
曰仁意曰君治曰廣釋實皆據摭佚文傳會舊目廣
卽爾雅疏所引廣澤仁意亦見爾雅疏君治無攷諸
子彙函有此篇乃聯綴羣書虛造名目不足據也

釋

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
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
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爲上卷諸書
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

者爲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爲存疑附於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

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繇所槩見推竟端委尚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強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

水泉所起墜形之文當在此篇準是以求則墜形訓
九山九塞九藪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尸子可知又
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葉公
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
責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
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
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旨諸家徵說率
皆採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証轉可寶愛其書原
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
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

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
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
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
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漢志班固自注又
以佼爲魯人晉魯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嘉慶
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月既望蕭山汪繼培
識

戶子卷上

蕭山汪繼培輯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

四句亦見太平御覽

六百十三說苑說叢云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亦見呂氏春秋尊師篇

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

繭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一作人君朝而服之

按鹽鐵論殊路篇云

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語意本此大君見易師卦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原作以爲世士則

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夫爾以下据御覽六百十三八百十五八百廿五補韓詩外傳

五爾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淮南子秦族訓同劉子新論崇學篇云夫蠻縲以爲絲織爲縑統縲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蠻之不縲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智本此

是故子路卞之野人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

解文選辨命論注作東鄙之野人

子貢衛之賈人

見御覽八百廿九句末有也字顏

涿聚盜也顓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二句見文選辨

命論注顯作賢韓詩外傳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

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

四字見山海經十八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前漢書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又玉篇一昆吾字從玉

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

新序雜事一
劍產于越莊子刻意篇干

船入固桑日

越之劍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

學篇于越夷貊之子楊倞注云干越猶言吳越劉台

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邢溝通江淮之邢同

淮南原道訓于越生葛繩高誘注亦云干吳也鑄之

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

礮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

觀之礮之與弗礮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礮其劍而

弗知礮其身夫學身之礮砥也

使于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礮

砥作砥礪又六百七引今人以下礮其劍礮其身上

並有砥字北堂書鈔八十三同山海經三注引加玄

黃砥玄乃呂之讖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吳越春

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區冶

子因以造純鉤之劍銖父之錫亦赤堇類也御覽誤

錫爲鐵孫氏據之以改正文非也淮南子修務訓云

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
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夫學亦
人之砥也本此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

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
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

曾子以下見文選弔魏武帝文

注懼作禮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所引曾子見大孝篇懼而無咎曾子作懼而無怨史

鮒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饗括之中而已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色邑蘧伯玉之行也

韓詩

外傳二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善廢句作以善存亡汲汲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設作極

然則興與廢

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

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

韓詩外傳三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

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

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史記魏世家說苑臣術篇並同此以爲屈侯附

語疑誤附卽翟黃所進者魏世家作鮒說苑作附

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

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

說苑尊賢篇云齊景公問

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

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繩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又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弑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今非比志意也而脫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可上疑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三句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卅六論語里仁篇云

義之與比說苑說叢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莊子徐無鬼篇云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

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惟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毛傳云
憩息也

原校云而舊作與按荀子儒效
篇云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意林御

覽九百六馳走作走而未句作謂不反顧也呂氏春秋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土積成嶽則梗相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

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

文選子虛賦注勵志詩注意林作水積

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

御覽

六百七豫章之木作梗相豫章餘與意林同

以上二條諸書不云勸學篇文意林在農夫比粟條上知同在此篇附錄於後荀子勸學篇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說苑建本篇云水積成川則蛟龍

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書鈔八十一
御覽三

六百七二書所引不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下接夫蠻縲以爲絲云云皆採尸子語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櫓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

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

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

范獻子以下見御覽四百廿八六百廿四六百卅三

原本在作存據御覽改御覽六百廿四遊作泛善修作若修

子尚喪寡人猶得也

古之貴言也若此

書鈔卅引賜舟人田清涓亦見漢書古今人表中下御覽六百卅三

引裴氏新書曰丹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丹蓋清之誤劉子新論貴言篇云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皆本此

臣天下一天下也

原本與上不分段按已下文義一與貴言之旨不合疑別爲一篇

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

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

春秋繁露云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本此

目之所美心以爲

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
之所樂心以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
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
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
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
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心者以下見五行大義四長短

經德表篇注

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

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

多于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文選枚叔上吳王書云十圍之木始生而

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爪

注引此三句于霄作于丈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

斤弗能債也燬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

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

淮南子人閒訓云夫燬火在縹

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

夫禍之始

也猶燬火蘖足也

足字衍

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

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

老者使塗隙戒突

案突當作窾說文云窾深也一曰竈突從穴火求省聲

故終

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

漢書霍光傳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

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

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

羣書治要載桓子新論以爲淳于髡事淮南子說山訓淳于髡之告火高誘注與新論同入於閔

國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得天下而務

疑

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

於神愚人爭於明也

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

者衆人知之今據改

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

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

天地二句及此句見文選顏延

年釋奠詩注

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

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

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

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亦見文

子精誠篇

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

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益

原作盈

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

始萬事之紀也

墨子魯問篇云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

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

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

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

疑也

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

不能燭十步矣

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

舜之方陶也不

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

舜之

方陶

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作也

南面

上有及

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淑真訓

云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

意林引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日在

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御覽三十步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四句

則不可以視矣

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御覽三十步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四句

也

也

也

也

又三百六十六及藝文類聚十七引使目在足下則
不可以視書鈔廿九引居高視尊此書日在井中與
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君之於國數句蓋刪節失次

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

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

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

之求賢也不避遠近

書高宗彤日釋文近作昵

不論貴賤卑爵以

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

之不爭禮貌

孟子萬章篇咸邱蒙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呂氏春秋求人篇

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

此先王之所以

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

富而衍疑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說苑立節篇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入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勿受家語在厄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下焉趙策諒毅曰臣聞之不翔剗胎焚夭而騏麟不至又呂氏春秋應同篇云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剗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

涸漁則龜龍不往說苑
權謀篇以爲孔子語

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

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三句見長短經釣

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

疑脫能字淮南子說山訓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高誘注上大也

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

管子五輔篇云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

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

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

文選豪士賦序注無地字裁作財古字通按羣書治要六

韜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新語道基篇云傳口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心術下云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

分便事以立官

見文選晉紀總論注下有以固其國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接

裁物以制

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此

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

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

君臣以下見長明短經反經篇注明

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

下文作多按貴言篇治天下篇並作多

身逸

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

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

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

韓非子揚榷篇云聖人執

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

賞罰隨名民莫不

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

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

周公以下見書鈔四十九

飲酒而賢舉智

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

韓詩外傳四傳曰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

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淮南子詮言訓云周公殷

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

知此道也

衍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臯陶食不

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
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
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
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
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四句見御覽八
十一才作財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
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
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守
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

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
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
羣臣之愚智曰效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
之所舉曰效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
亂曰效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
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
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
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鉤益若口則不發言者百
事之機也夫弩以下据原本北堂書鈔武功部補呂氏春秋察微篇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

若化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
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
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
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

當作明
王二字

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

與下
當有

馬字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

疑

明王之所以與臣

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

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

原校云無可
疑案當作夫過

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

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脫誤此名分之所審也

呂氏春秋

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案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論語述而篇子曰心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懼者鮮不濟矣此蓋誤曾子之言爲孔子易履卦云履虎尾易履虎尾終吉

若羣臣之

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

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

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

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故陳

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

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

夫使衆者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末句有矣字陳繩三

句亦見意林險上並有廢字

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

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

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

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

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

非韓非子安危篇云安術有七一曰賞罰隨是非

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

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閒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明君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廷作朝長耳目

上無用字按用字衍漢書楚元王傳云願長耳目長卽言用也

家人子姪和臣妾力

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脫原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

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

之國

以下見御覽四百二雖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句作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

賢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

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

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

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

也

聽朝以下見適變注云作問兩問字下行字下皆有其字

今有大善者不問孰

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

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

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

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

二句見注

賞賢罰暴則

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

賤之

二句見注

治則使之不治則

原脫四字依上文例補三

字

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

之猶白黑也

賢不肖及忠不忠以下見注由是作以

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

道管子明法解云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分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視日明明者知賢不肖

者分明白黑也

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

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必服矣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欲審曲直

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

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

不可以相讞已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

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四句見長短經是非篇及大體篇注兩功字下皆有字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已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大學篇云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

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

四句見意林淮南子說山訓云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

而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已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

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

也

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附潰瀉

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

負轍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繫

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

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

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
父母作君父文選東京賦注
引作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
用賢四簡能書鈔廿七引治有四術

奚以知其然

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

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

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

見人有過則如

已有過有虞氏之盛德也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云有

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云云有虞

之君二句見上分

篇羅氏益合舉之

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

得賢上

有脫字奚以知其然

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國甚

原本國甚二字作其據勸學篇改

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正作政於天

勸學

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鄭簡公

以下見

初學記十六子無入寡人之樂三句城門不閉句並據補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

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

而借伯樂也

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得十良馬不相玉若得一伯樂高誘注伯樂善得馬相玉

而借猗頓也

淮南子汜論訓云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高誘注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

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

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

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

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

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臯陶

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

治水潦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種作穀

末句作而爲天下父母韓詩外傳二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臯陶也然而

聖后者堯也蓋本此亦見淮南子誼言訓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惟

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

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

墨子

尚賢中云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瀨漁雷澤堯得之衣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

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

也無擇也無惡也惟善之所在

韓非子說疑篇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

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

堯問於舜曰何事

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

堯問以下見御覽八

十一原脫問何任四句據御覽補書鈔十五引事天任也也卽地之誤唐類函廿六載書鈔作事天任人亦誤

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

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

呂氏

春秋應同篇云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又云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鄧析子轉辭篇鬼谷子

摩篇荀子勸學篇大畧篇並有此言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

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

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

爾雅釋天疏引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四時困學紀聞

八作四氣海錄碎事十八作四時之氣和四氣任本作四時

按爾雅方盛作收成靜作寧永作景注云

此亦四時之別號戶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十九

引戶子云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

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注云爾雅以爲四

時之別名也按翔風云云乃符瑞圖之文見御覽八

百七十二此卷誤引爲戶子

孫氏據之以補爾雅疏非也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

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干仞之溪亦

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

也

御覽八十一燭於之燭作調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兩焉字並作之

天中記十一

文後紀十二

注首句作舜之德無不該南面而治天下河作江焉亦作之言也作尚矣諸書引此條並不云仁意篇按爾雅疏引燭於玉燭以下以爲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文正與此相屬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錄附於此膏火當作膏露禮記禮運篇亦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尸子於膏露當有釋詞爾雅不及膏露故疏引尸子不具爲可惜也

廣澤

原脫澤字據爾雅疏補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因井中以下見類聚一御覽六四百廿九並作自所視之視作見以視之視作望

類聚御覽四百廿九始出下並有也字御覽六又作則見始多也

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

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

荀子

榮辱篇注引云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夫智在
勵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蓋卽此文

夫智在

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

弇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

禮記大學篇云好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非智損也愛

弇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

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夫吳越之國以下見長短經昏智篇怒上有及字好

亦然下有矣字惡下無也字是故下無夫字文選鄒陽獄中書注引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

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

料子貴別圃

孫本云圃字宋本爾雅疏作原按當作
別圃呂氏春秋去宥篇云鄰父有與人

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
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
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
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
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
之使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
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別
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宥與圃通呂覽之說
蓋本于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

何氏焯云

料子而下疑脫不字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孫云宋本爾雅疏作
關按關當作閼宏閼

古字溥介純貞撫冢涇阪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

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

爾雅釋詁疏引廣澤篇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

案呂氏

贖人

吳任臣字彙補引廣澤篇云贖人也

案呂氏

春秋察微篇云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又見淮南子道應訓齊俗訓尸子所云贖人疑亦謂此事也

綽子

堯養無告

莊子天道篇堯曰吾不教無告不禹愛辜

人說苑君道篇河閒獻王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

云謂應泣之莊子則陽篇至齊見辜人焉釋文辜罪也李死人也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

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

堯養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無湯武及禽獸句

案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之德及禽獸是武王行賞及禽獸之證也

其於

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

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禮記樂記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疑尸子本止二語而蕭何家語稱之也又見史記樂書索隱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四引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淮南子詮言訓云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又秦族訓云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越絕書十三范子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新語無爲篇云昔舜治天下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風俗

通聲音篇云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

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

墨子兼愛下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

天今大旱卽當朕身犧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卽當朕身犧有罪卽當朕身朕身

有罪無及萬方論語堯曰篇作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又作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人與周語上內史過引湯誓同

湯不私其身而私

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

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

遂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論語堯曰篇作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按此以爲文王語與墨文王原脫二字据予異文王長短經補

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

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湯曰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櫳

爾雅釋山釋木注又疏類聚八十九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而去之則國治矣曾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

君下原本有子

字衍後漢書呂強傳引云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章懷注云杆字亦作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引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荀子君道篇云君者槃也槃圓而水

圓君者孟也
孟方而水方

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勾踐好勇而民

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

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

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

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七主七臣篇云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聟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韓非子二柄篇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晏子外篇同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背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

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淮南子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皆可得而致之荀子君道篇靈王作莊王尹文子亦云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御覽三百七十引尹子孫本誤以爲尸子異文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堯舜以下見御覽八十劉子新論從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鬪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

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又云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皆本尸子此文長短經勢運篇注引桀紂以下作慎子疑誤

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

仁德者以下見長短經政體篇注當其體下無者字

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

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

飯而問奚若者也食所以爲肥以下見長短經善亡篇末句作譬今人皆以壹飯而問

人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

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

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已者也

呂氏春秋

先已篇云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知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說苑政理篇又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孔子集語引惡人者以下爲尸子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尸子所本也以是觀之治已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

文子道原篇云

天之道常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地若不載

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

聖人之身猶日以
下見初學記十七

御覽三兩見一云聖人以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高明燭彌綸六合天中記一作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諸子彙函又作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疑皆誤呂氏春秋勿躬篇云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聖人正已而四方治矣

御覽四百一無矣字下有故曰天也

之大府一句初學記十七作聖人中一正已也故曰天地之府上綱苟直百目皆開

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政

原作正

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

則人不從

論語顏淵篇孔子曰政者正也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

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言而信

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

曰天下

原

脫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飢者易食寒

者易衣

孟子公孫丑篇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以上諸篇並見魏徵羣書治要據他書補勸學篇三條仁意篇二條廣澤篇二條綽子篇一條





